

中、日古代爱情神话传说

樱花女神

郑孝时 著



櫻花女神

中 日古代環境神話傳說

田中芳樹 著

新華書店發行



樱花女神

郑孝时 著

作协山西分会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2插页 173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500册

*

ISBN 7-5059-0096-X/I·68

(统一书号:10355·1096)定价:1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书里收入十五篇神话传说。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离奇的情节，向读者展现出一个缥缈神奇的世界。作者通过那些劳动人民、天神仙女、花鸟鱼虫、精灵怪物，描述了中、日两国人民在幽远的古代，为了追求真挚的友谊和爱情，而演出的一幕幕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的神话戏剧。

书中情节曲折离奇，语言清新优美，构思精巧迷人，读起来趣味横生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目 录

宝岛渔歌.....	(1)
茶花仙子.....	(20)
樱花女神.....	(36)
空海神笔.....	(67)
金凤蝴蝶.....	(79)
湖畔秋菊.....	(93)
龙伯凤子.....	(121)
楠木雕人.....	(134)
花翅杜鹃.....	(151)
风琴之歌.....	(165)
仙鹤宇飞.....	(174)
春蚕姐姐.....	(188)
石姑吐泉.....	(203)
洛阳蛾女.....	(232)
云里箏声.....	(243)

宝岛渔歌

“情亲切，千秋万世，同天风月。”①

台湾岛的深山幽谷里，生长着一种气味清香、枝叶优美的兰花。花朵形状宛如翩翩起舞的蝴蝶，人们都叫它“蝴蝶兰”。细心的爱花人常常发现，在艳丽的蝴蝶兰里，间杂着一种绿苗红叶的小花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嫣红可爱，灿烂夺目。只因那一朵朵小红花象水里的金鱼，所以当地人叫它“柳穿鱼”。可是侨居在那里的日本老人却叫它“金鱼草”。风采娇丽的蝴蝶兰里，杂开着金光闪闪的金鱼草，终年不谢，就象绚丽多采的锦绸上，撒满了晶莹耀眼的碎金。步入其间，真叫你眼花缭乱，欣赏不够！

如果你是一个爱花人，看着这么多蝴蝶兰和金鱼草辉映相间，形影不离，你一定会兴奋不已，留连忘返。站在高山之巅，回顾海天，你会听见碧蓝的大海讲给你一个离奇的故事。

“我是日本阿伊努……”

古老的年月，台湾合欢山上住着一个穷苦的年轻人，叫

阿樵。他淳朴、忠厚，心地善良，生就一双酷爱劳动的手。可是那时候，善良跟贫穷总是难分难解。阿樵不仅生活贫苦，甚至就连他住的那间既不能挡风、又不能遮雨的小茅屋，也被台风刮倒了。

有一天，阿樵上山砍柴，不知怎么着，回来的时候，弄懵了方向，忘记了山路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。他一忽儿洒过洪川激流，一忽儿又爬过高山峻岭，一个劲儿地在山里东摸西找。暮色苍茫，夕阳已经落山了，他还是寻不见回家的路。天黑了，夜幕低垂，满天星斗，阿樵把砍下的一捆柴撂在身边，头一歪，靠着一棵老松树，呼噜噜地睡着了。

阿樵奔波一天，确实太困倦了，酣睡了一夜。清晨，一抹热烘烘的阳光射在他的脸上，一阵啾啾的鸟鸣，把阿樵唤醒了。他睁眼一看，自己原来睡在一座树木葱茏的青山上。站起来抖抖浑身的露水珠，忽然觉得一缕幽香扑鼻而来。四下里望望，嗨，自己原来置身于一个美丽的花园里！这儿遍地长满了蝴蝶兰，清香、淡雅，迎着朝阳，喷香怒放，美极了！一泓清沏的山湖，跟蝴蝶兰交相辉映，背后还衬托着一片苍翠的青松。简直象一幅绝美的山水画！

阿樵见这儿鲜花长得艳，青松生得翠，风景这样优美，一时间心情舒畅，憨厚地笑着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哈哈，这地方不错呀！”

在这儿，他既没有街坊邻居、也没有亲戚朋友，每天砍完了柴，没事儿干，就跟满山的鲜花、野草、松林为伴，看着蝴蝶兰抽条、拔芽、开花、结籽，他喜欢若狂。有时候还凑到跟前，用鼻子嗅嗅，“噫，小小的蝴蝶兰，味道这么清香，真美呀！”要是发现哪一棵蝴蝶兰叶子枯了，花瓣儿谢

了，他不免伤心失望，唉声叹气。

有一天，阿樵砍完了柴，坐在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松树底下，望着大海出神。忽然，见从水天相接的浩渺天际，隐约漂来一条独木小船儿，在汹涌的浪花上，颠颠簸簸，越漂越近。可巧，就在这当口儿，海上忽然起雾了。一层浓厚的雾纱，在海面上飞散蒸腾，把大海整个遮住了。

阿樵眨眨眼睛，出神细望，透过那迷濛的雾层，影影绰绰地看见那条小船随波逐浪地荡漾着，船上坐着一个身穿红衫的姑娘，长得苗条娇小，风韵美丽，令人神往。

忽然，从濛濛的迷雾里，传来一阵清脆的笛声。笛声过后，飘来一阵婉转动人的歌声。那一声声清亮娇媚的细嗓，好象从大海里奏出的仙乐，从浪花里翻出的神曲：

我是日本阿伊努②，坐着小船海上浮。
嘴里吹着小尺八③，游遍四海五大湖！

.....

我是日本阿伊努，腰间挎着小皮鼓。
早晨来了晚上走，不怕狂风恶浪阻！

.....

不多时，歌声停了，海上的大雾散了，独木小船也不见了。真怪！

平日里，阿樵无忧无虑。自从听见了日本阿伊努姑娘的歌声，看见那神秘的独木小船，他禁不住心潮翻滚。晚上也常常从梦中惊醒，那笛声、小皮鼓声、歌声直在他耳边回响不已。有时，他砍完了柴，独自坐在海边，失魂地极目远眺，在海面上搜寻着阿伊努姑娘的影子，不时地侧耳倾听，

海风是不是传来了那圆润幽雅的歌声……可是，海上除了呼啸的浪涛，怒吼的海风，什么也没有。唉，他难过极了！怎么不见阿伊努姑娘来呢？

有一天，他正在山坡上砍柴，忽听海上传来一阵歌声：
我是日本阿伊努，坐着小船浪上浮。

.....

阿樵喜出望外，拔腿就往海边上飞奔而去。这时，天气晴朗，海上风平浪静，太阳把艳丽的光芒洒在海面上，大海美得迷人。阿樵伫立滩头，这下子可看清了：那独木小船上，坐着一个身穿红衫的姑娘，头上梳着莲花似的发髻，腰上挎着一面小皮鼓。“啪啪啪”敲了一阵，随即她就吹起了一只小巧的“尺八”，然后欢快地唱了起来。阿樵心想：这次机会再不能错过了。于是，他招手呼唤：

“喂，姑娘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日本的阿伊努！”姑娘柔声回答。

“阿伊努？……什么是阿伊努？……”

“阿伊努……就是……千岛群岛上爱唱歌的日本姑娘……”她回眸一笑，明净的大眼睛飘来一股伶俐活泼的光彩，“喂，年轻人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中国人，是打柴的阿樵，阿樵……”

“阿樵？多么动听的名字呀！……”

独木小船随波逐浪，越游越远了。只见那姑娘向岸边送了一个多情的笑波，随即又仰脸儿唱起来。瞬间，哗哗的潮音压住了清亮的歌声，小船消失在雾濛濛的海峡里。阿樵急得在岸边直跺脚：

“喂，阿伊努姑娘，阿伊努姑娘！……”

一百多个一模一样的日本姑娘

自从这一天以后，阿樵的心，被阿伊努姑娘含情脉脉的秋波、动人心扉的歌声紧紧地吸引住了。他日里思，夜里梦，早晚独自坐在海边上，出神地张望着……。大海辽阔无边，蓝天没有极限，怎么也看不见阿伊努的丽影。阿樵怀恋的翅膀，天天在海上飞翔。可是，任凭他望眼欲穿，也看不见独木小船，听不见那动人的歌声、皮鼓声、尺八声……

春去秋来，北雁南飞。

阿樵好象忘记了时光的流逝，夜以继夜地坐在海边上，心里忧愁难解，长吁短叹地自语道：

“唉，怕是阿伊努姑娘永远不会来了。”

正在他非常焦躁的时候，一抬头，忽见薄雾低沉的海面上，出现了一只小船，船上有一个亮闪闪的红影儿。阿樵登时欣喜若狂，嘿，她来了，她真的来了。怪，怎么听不见往日那脆亮的歌声了？于是，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唤：“喂，阿伊努姑娘，阿伊努姑娘！……”

只见那独木小船随波逐浪地漂过来，阿伊努姑娘向他笑眯眯地点了点头，不言不声，伸手摘下云鬓上的一棵金鱼草，扔到岸边，飘了一个温情的笑脸，好象在说：

“阿樵，给你一棵金鱼草，收下吧！”

年轻人别提多么高兴了！俯身拾了起来。只见这棵花草青枝绿叶，上边并开着一朵朵金鱼似的小红花，鲜艳水凌，招人喜爱。当他再抬头望着大海时，独木小船已经不见了。他望着空荡荡的远处，心里非常纳闷儿：噫，姑娘扔给我一棵金鱼草，人就不见了，这是啥意思呢？……他又瞧瞧手里的那

棵美丽的金鱼草，忍不住嘿嘿地笑了，心想：不管怎么说，阿伊努姑娘对我不错，给了我一棵金鱼草……。

以后，闲着没事儿，阿樵就拿着那棵红得象玛瑙似的金鱼草，爱不释手地欣赏不够，觉得生活里凭添了一点情趣儿。可日子一久，那棵金鱼草青枝黄了，花瓣也蔫了。一棵水凌凌的鲜花，几乎变成了一撮干巴草。阿樵眼巴巴地瞧着，伤心极了。唉，想什么办法能再看见阿伊努姑娘呢？他想了想，忽然欢快地喃喃自语：“嗨，我何苦傻等着她呢？有了，干脆让我出海去找她吧！……”可是一转念头，小伙子又为难了：“她家住在哪儿呢？……听她说，她是千岛群岛上的一個日本姑娘。对，我就到千岛群岛上找阿伊努姑娘去吧！”

主意拿定，阿樵就准备出海了。临行前，他把那棵蔫巴的金鱼草，端端正正地栽到土里，浇上一点清水，回头就划着一条独木小船，出海寻找阿伊努姑娘去了。

海上的惊涛骇浪，阻挡不住阿樵一颗渴望见到阿伊努姑娘的心。狂风大浪，打得独木小船在漩涡里直打转儿。阿樵奋不顾身，日夜划着小船儿，滚打在狂风大浪里。只要在海上遇见打渔的，他就喊着问：

“喂，千岛群岛在哪儿呀？……”

“年轻人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打渔的在狂风大浪里听不清。

“千岛群岛！”

打渔的手指东北方向：“远喽…远喽！独木船划不到啊。插上翅膀飞吧，勇敢的年轻人！”

阿樵一点也不灰心，挺挺腰板儿，划呀、划呀。独木小船在风雨中扑啦啦地打转儿，直向东北方向漂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天，阿樵的眼帘里，果然出现了一群美丽的小海岛。刚刚下过一场大雨，群岛就象被清水洗过的珍珠，美极了！岛子上，青山绿水，异常绮丽，樱花正在开放。那淡红的，雪白的花瓣儿跟碧蓝的海水交相辉映，好似仙境一般。阿樵引颈张望，不禁喊出声来：“哈哈，到了，说不定这就是千岛群岛，阿伊努姑娘没准儿就住在这里！……”阿樵拢船靠岸，兴高采烈地从船上跳下来，穿过一片樱树丛，只见岛上满地长着红丹丹的金鱼草，跟阿伊努姑娘送给他的那棵金鱼草一模一样。见到了这些眼熟的小花，阿樵喜欢不尽，断定阿伊努姑娘就住在这儿。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走着，忽听背后有人喊道：

“喂，小伙子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阿樵回头一看，见站在背后的是一个梳着高高发髻的日本少妇。她脚登高高的木屐，穿着一身黑色和服，束腰的丝带在花间飘动，服饰华贵，气度雍容，神色严厉，两只晶亮的眼睛灼灼逼人，叉着腰板儿向前步步逼近：“说吧，你到底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来找阿伊努姑娘。”

“什么？你找阿伊努姑娘！”那少妇撇着嘴角冷笑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她又敛住笑容，瞪着眼睛问：“嗯，在我们千岛群岛上阿伊努姑娘多着哩，你要找哪一个？”

“我……我要找吹尺八的那个姑娘……”

“嗨，我们这儿的姑娘们都会吹尺八。”那少妇缩缩脖子，端端肩膀，斜着白眼瞟着阿樵。

“她……她腰上还挎着一面小皮鼓……”

“嗨，废话！我们这儿的姑娘腰上都挎着小皮鼓！”

阿樵一听，目瞪口呆，一颗火热的心凉了半截，好不容易漂洋过海奔来了，想不到碰到这么个大难题，这里原来这么多日本姑娘都叫阿伊努。这可如何是好呢！阿樵呆若木鸡，垂手站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那少妇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，冲樱花林子里大喊：

“喂，姑娘们，快出来，有人要找吹尺八的姑娘！”

少妇的喊叫好象一声严厉的号令，顿时从樱花林子里传出一阵清亮的回应，接着蜂拥跑出来一群姑娘。一个个步履敏捷，腰身轻灵，姿态美丽，就象从花丛里飞出来的一群花蝴蝶，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，多得数也数不清，足有一百多个。不一会儿，她们都集拢到一起了。

“快，把你们的脸儿都仰起来，叫人家认一认！”少妇泼辣地大叫。姑娘们面面相觑，默然肃立，一个个都乖乖地仰起俊俏的脸蛋儿，扑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惊奇地打量着面前这个陌生人。

阿樵近前一看，真糟糕，姑娘们全都梳着小巧玲珑的发髻，穿着红艳艳的日本和服，鬓角上都插着一棵红花绿叶的金鱼草。眼睛，眉毛、脸盘儿、嘴角儿都生得一模一样，就象一汪汪露水珠，同时洒在草叶上一样。腰上都挎着一面小皮鼓，手里都拿着一只尺八笛儿……天哪，这可怎么叫人认得出来呢？

阿樵心里怦怦直跳，目不转睛地瞧瞧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个个都跟阿伊努姑娘一个模样，这可怎么找呀！这时，那少妇脸色愠怒，气冲冲地数落：“哼，我倒要看一看，是哪一个不要脸的野丫头，竟敢背着我，偷偷出去找男人？”姑娘们一听，脸都吓白了，不敢吱声，只是用提心吊胆的眼神瞅着阿樵，好象对他说：“喂，小伙子，我可没见过你，

我才不认识你呢！哼，你看吧，看也白看！”

正在阿樵犹疑不决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在簇拥的人群中，独有一个姑娘云鬓上光光的，没有插着金鱼草。她那明亮的眸子里闪出多情的笑意，用害羞而神秘的眼神，望着阿樵，眉目传情，欲语又止。嘿，是她，她就是我要找的阿伊努姑娘！……年轻人高兴得差点儿叫出声来。看那泼辣的少妇在眼前，他没敢说话。

阿樵又仔细望望那姑娘，只见她笑容里含着忧伤，眼角上噙着泪珠，那传情的眉目向阿樵表明：她心里明着，阿樵心里明着，可千万不能言声啊！

“喂，年轻人，到底有没有你要找的那个阿伊努姑娘？”少妇气得直翻白眼，没好声地问阿樵。

“唔，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阿樵摇摇头，假装糊涂。

“哼，我早就说了，我们千岛群岛上的姑娘个个都规矩老实，没有你要找的那种人。”她白了阿樵一眼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喂，以后放聪明点，别以为千岛群岛上的姑娘漂亮，就到这里来轻易讨便宜！”阿樵挨了一顿奚落，不知所措，只好点头依顺。临走时，阿樵提心吊胆地望望那个姑娘，只见她收敛了笑容，伸手指着光光的云鬓，时而向阿樵点点头，时而摇摇头，眉梢儿上流露出又喜、又惊、又愁的神情。阿樵深感诧异，疑惑不解：她在向我示意什么呢？

一条小金鱼

没有幸福，向往着幸福；找到了幸福，却又无可奈何地抛弃了幸福。世间可真是不可公道！

离开了美丽的千岛群岛，阿樵坐着小船儿，随波漂去。

船行了老远，他模模糊糊地听见，那少妇在岛子上豁着嗓门儿对姑娘们厉声大叫：“喂，你们还往海里看什么呀？一个中国野小子有什么好看的？……快，快回树林子里玩去吧！……”随即传来姑娘们一阵叽叽嘎嘎的笑声、皮鼓声、尺八声。……想不到，阿樵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一路上，他尽在想心事：真稀罕，竟然有一百多个一模一样的日本姑娘？阿伊努她为啥伸手指着光光的云鬓呢？她莫不是说：“嗨，我把头上插的金鱼草都送给你了，我就是你的人啦！……”可是后来她又收敛了笑意，眉梢儿上露出又惊，又喜，又愁的神色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……

当各种奇思怪想在阿樵的脑海里翻腾的时候，湛蓝的天空忽然飞来一片黑云，海上呼啦地刮来一阵狂风。一排大浪来势凶险，奔腾呼啸地向独木船扑来，险些把小船打翻了。那飞溅的浪花扑扑地溅到船上。只听“啪啦”地一声，水花里卷上来一条小金鱼。可巧，它活灵灵地撞到阿樵的怀里了。年轻人一看，嘿，这条小金鱼浑身长满了金光闪闪的红鳞，摇头摆尾，招人喜爱。阿樵舍不得把它再扔到海里。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把金鱼放在一个小水罐里了。

阿樵漂洋过海，担惊受险，结果空手漂回了台湾合欢山。一路上还算走运气，捉到了一条美丽的小金鱼，还是人家卷在浪花中，扑到他怀里的。阿樵怀抱着小水罐儿，看着那条活泼的小金鱼在里面甩着扇尾，掀起粼粼金波，映得一片火红，觉得怪有趣儿的。有时候，小金鱼在清水罐里挺腰打漩儿，弄得“扑哧扑哧”直响。那情景，就更招人喜欢了！

阿樵回到了台湾岛，双手抱着水罐，站在山坡上，东瞧

瞧，西望望，把金鱼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忽见山坡底下有一片清澈的小湖，山风吹过，湖面上掀起层层涟漪。阿樵瞅瞅罐里的小金鱼，心里有主意了：

“对，把你放在湖里吧，那里又宽敞，又凉快，够你玩个痛快了！”说着，他抱着水罐，跑到湖边上，“扑通”，连鱼带水，倒在湖里了。

这黑夜里，远古时代的台湾岛上，真是大好的月光。荒山里的月亮，分外皎洁，山呀，水呀，蝴蝶兰呀，都在溶溶的月光下安静地酣睡了，只有那不想入梦的山泉湖水，还在啾啾私语……阿樵坐在一块大青石上，后脑勺靠着一棵老树，彻夜不寐，陷入深思：这一去，好不容易见到了阿伊努姑娘，可连一句话都没说，只看了一眼她那忧愁的面孔，深情的微笑，就分别了，怎么能不叫人惋惜？怎么能不叫人感伤？正想着，忽然附近传来一阵歌声，是那樣的委婉、温柔、熟悉：

我是日本阿伊努，摇头摆尾顺水浮。

一心来寻阿樵哥，闯过四海五大湖！

.....

“噫，阿伊努姑娘又来啦！”年轻人又惊又喜，兴冲冲地向海边跑去。但见月影下，大海静悄悄地沉睡，既不见小船，也不见人影。奇怪，那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阿樵侧耳倾听，哎呀，原来是那山泉底下的小湖里有人在唱歌。他拔腿就往湖边上跑，来到跟前，轻手轻脚地，屏息倾听。果不其然，那婉转动人的歌声是从湖波里荡出来的。阿樵又惊又喜，直盯着湖水。只见那条美丽的小金鱼，在湖心里撒娇似地跳跃着，用尾巴搅得浪花翻滚，伸出小嘴巴，高兴地唱

着。见到这情景，阿樵大吃一惊：

“咦，难道阿伊努姑娘是一条会唱歌的小金鱼？……”
说着，他摇摇头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：“阿伊努明明是一个漂亮的日本姑娘，怎么忽然变成一条小金鱼了？”

我是日本阿伊努，摇头摆尾顺水浮……

小金鱼在湖心里欢快地唱着，阿樵听得一清二楚，他不禁想起了海上的情景，方才恍然大悟，扑在他怀里那条小金鱼，原来就是阿伊努姑娘！

从这天以后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清水湖里总是传出一串歌声。那曲调儿亲切生动，欢快明朗。那小金鱼尽情地把自已的欢乐倾注在歌声里。阿樵坐在山坡上，听着那清丽悠扬的歌声，心情舒畅，笑容满面，享受着生活的乐趣。

阿伊努的悲伤

世上不如意的事儿可真多。忽然有一天，清水湖里的歌声变调儿了。开头，那歌声伤感悲切，到了落尾，竟变得声声凄楚，如怨如诉：

我是日本阿伊努，顺水漂到合欢谷，

阿樵哥哥快救我，我在湖里受欺负。

……………

阿樵一听，慌了。刚要去看个究竟，只见阿伊努姑娘忽然从湖边的大石头后面闪了出来。她披散着长发，红艳艳的和服好象被什么东西撕破了。惊慌失色地跑到阿樵跟前，一头扑在他的怀里，好象有一肚子委屈，掩面痛哭。

“阿伊努姑娘，你怎么啦？”